

西南民俗文獻

第四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四輯

西南民俗文獻

第四卷



新華書店
PDG

本卷目錄

西南夷風土記	〔明〕朱孟震撰	一
蜀語	〔明〕李實撰	一五
益部談資	〔明〕何宇度撰	六五
百夷傳	〔明〕錢古訓撰	一五九
白國因由	〔清〕寂裕撰	一七五
西藏記	撰人不詳	二三九
滇黔土司婚禮記	〔清〕陳鼎撰	二九七
維西見聞紀	〔清〕余慶遠撰	三二三
楚峒志略	〔清〕吳省蘭撰	三三一
滇南新語	〔清〕張泓撰	三三七

峒谿織志

〔清〕

陸次雲撰

三六九

【明】朱孟震 撰

西南夷風土記

《西南夷風土記》，明朱孟震撰。孟震字秉器，新淦人。本書據一九三五年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清曹溶輯刊陶越增訂《學海類編》本影印。原書尺寸十八點三乘十三點五厘米，版框尺寸十四點二乘九點三厘米。

序

西南夷漢武帝時已通中國。蜀漢中復叛。武侯定之。晉魏唐間。或叛或復。宋則以玉斧畫瀘水。遂與之絕矣。元奄有西域。乃復屬焉。國朝兵平六詔。諸夷納土。乃各因其酋長。立爲宣慰、安撫等官。俾自治其地。以時時貢賦。曰車里。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謂六宣慰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曰孟密。三宣撫。一安撫。正統時。麓賊思任父子作亂。王靖遠討平之。遺孽播遁迤西。靖遠請其棄地封有功也。擺古舊得稜地。古剽國。夷言朱閣婆。又謂之朱波國也。處南海之濱。遠在諸夷之外。自古不通中國。晉魏間。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剽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唐貞元中。王雍羌開南詔。畢牟尋歸唐。有內附心。隨遣弟悉利福城五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劍南節度使常樂。復譜次其音聲以獻。于是始與中國通。頃歲師克隴川。獲莽人猷。得其樂器。形類篪篴。其聲和。其音哀。聽之凄然。得非兵戈亂離。音隨世變也歟。莽瑞體。緬甸宣慰之裔也。先時麓賊父子皆爲緬縛獻。後燭火復熾于孟養。遂與緬世相仇殺。嘉靖閒。差官勘處。竟不思其原。爲討賊效。以排鄰釁。乃取其金牌符信而還。瑞體遂窮無所歸。逃于整古。動心忍性。修行學佛。得筏子無主。聞其賢。迎立爲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也。各夷分境而治。風土旣殊。氣習頗異。而勇怯情僞。不能無差別焉。草木禽獸。尤互有異同也。咸據見聞而載記之。以備事經略務該博者考云。

西南夷風土記

明 新淦 朱孟震乘器 著

天度二月春分日當出卯氏十六度而出房一度當入西昂一度而入胃十六度較之中州似稍過南。夜觀斗極乃在子癸之間又似少偏其地蚤暮霧縹薰蒸烟霞掩映夏秋多雨春冬少雪晴霰冰霜則絕無矣風常溫而不清月常昏而不朗雖深冬雷不收聲電不藏光常于大營中見大星白而芒燭地有光如月墜于某氏之家詢之乃虫光也。

風氣四時皆熱五六月水如沸湯石若燦金三宣蠻莫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皆瘴癘毒惡緬甸八百車里老撾擺古雖無瘴而熱尤甚華人初至亦多病久而與之相習癸未歲除之日師度沙木籠山聞杜鵑聲次日則甲申元旦也次日宛見綠草飛蝶已而軍莫蠻夷人日獻青豆紫茄匏瓜之類蓋地氣四時如春夏也。

地理總諸夷而度六千餘里東通中國南濱海鄰暹邏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髮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國一閒耳北接羌戎吐番但山則懸崖峭壁河則黑水弱流遙見隔崖粉牆廬舍儼然車馬往來而世莫能通焉亦不知爲何地也。

山川原派皆起自崑崙東山自騰冲分水嶺西山自迤西鬼窟而對峙南下分枝衍派遵海濱而止金沙江自迤西南流索于兩山之間會檳榔大盈龍川喇乃木邦虎人溫板諸江之水達于南海三宣孟

密、木邦、緬甸、八百、車里、撰古、俱在江東。迤西大小古喇、迤邏、則居江之西也。山澗多蝮蛇、孔雀、其水多毒。蒲窩之外有毒泉、鳥獸飲之、無不即死。毛骨積泉傍者、不知其幾許也。緬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鹹黑、人馬皆不敢行飲。旋過此、同回夷汲水以濟其渴。夷中溫泉最多、炎荒地氣使然也。

草木暢茂、蓋居民稀少、斧斤不加、牛羊鮮牧故耳。山多巨材、皆長至數百尺、木至四五十圍者、所可識者、杉、楠、栲、櫟、榆、楓、數木而已。餘皆入眼、平生未曾見者也。緬甸所屬地名孟浩、有樹葉如車蓋、彼土民取之、代瓦蓋屋。茶山光腦產魚、古竹節長丈餘、蠻莫山中木多連理、潞江以外、道傍草皆白、相糾結、謂之揪頭、瘴發則如此也。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胡蝶、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爲眞蝶矣。附于高木、仍爲花、結子可噉。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獼猴亦不能升。崖頗有莫結子、纍纍相貫。土人于崖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緬甸金塔寺、有佛果樹、結實類人頭也。芭蕉、檳榔、實如盤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雍命海中水草蔓生、實如雞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皆小魚迸出。彼土人視草之疏密、卜魚之多寡、等練之下、溪不盈大溪之內、竹皮輒如麻、折而爲縷、可供索、絢織履之需。溪之外、則枝節剛勁、以之作弓弩、堅勝骨角。溪以東惟一年一穫、以西則歲兩告成。咫尺迥異、地氣所鍾、固如是也。

鳥視中國之所無者、鸚鵡、孔雀、獸視中國之所無者、象也。然夷中鳥亦無雁、雉、獸亦無狐、而白鴉鳩又中國之所無也。夷中燕語嗟查、不若中國之呢喃足聽。緬甸有鳥四足、肉翅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

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故千百爲羣，人亦不敢相害也。去騰冲五十里，地名緬箐，近出二獸，大如駱駝，毛碧綠色，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心肉角隆起，見人則伏地而鳴，亦莫通其意。土人殺一，誤以爲麟，白于陳州守，取皮視之，非麟也，命藏于庫。其肉暴露數日，全無臭穢氣，蠅蚋不附著，亦誠可異。傳聞先年八百見此，隨與莽酋構兵，大略非惡獸，亦非嘉瑞也。畜產亦與中州不殊，惟雞差小好鳴，其音淒切。凡夷人死，無唯類牛、馬、豬、羊、雞、犬，皆以爲鬼，人不敢收，縱之于野，聽其孳生，是以山多野畜。

魚之所同者鯉、鯽，餘皆不可識別。大盈、金沙之內，其魚甚多，見人馴擾，不必網釣，舉手可得。大者數十百斤，但味薄，不若武昌魚之旨且嘉也。昆蟲蚱、螞、蝸、蜒之類，夷人皆生啖，云解煩熱。有蟲曰隊隊者，形如壁蝨，生有定偶，斯須不暫離。夷婦有不得于夫者，飼于枕空中，則其情自翕合。土官目把富夷之妻，皆不惜金珠易之。莽酋城濠內畜有異魚，身長數丈，嘴如大箕，以尾擊物食之，閑以重柵，恐其逸出傷人。每日以獐、豬、羊飼之。緬人名爲龍，殆鱷魚之類也。歟。江頭馬高魚大如牛，蝦大如鴨。老撾一番僧，駐錫水涯，水內白龜長闊丈餘，僧每誦經，龜必出聽。僧若出遊水陸，背乘往還，至今尙存。僧固高僧，而龜亦神龜也。

五穀惟樹稻，餘皆少種。自蠻莫之外，一歲兩穫。冬種春收，夏作秋成。孟密以上，猶用犂耕栽插，以下爲耙泥撒種，其耕猶易。蓋土地肥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墾其二三，去村寨稍遠者，則廼然皆曠土。

夏秋多瘡。華人難居。冬春瘴消。盡可耕也。若待營堡既固。地方稍甯。募彼熟夷。給以牛種。擇厥田之上者。每歲冬春。屯種一番。可以代轉輸之勞也。事經略者。其善圖之。緬甸所屬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秀實。謂之天生穀。每季一收。夷人利之。

種類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緬。曰蒲人。曰焚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喇。曰古喇。曰得稜子。曰遮些子。曰安都魯。曰牛噠喇。曰孟良子。曰赤髮野人。女多男少。蓋西南坤極也。貧者亦數妻。富者亦數十。官舍目把。動以百計。三宣官目蓄髮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禿頭。戴六舍五彩尖頭夷帽。其餘部夷。男髡頭。長衣長裙。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無貴賤。皆穿耳。徒跣。以草染齒成黑色。緬人男女。自生下不剃頭髮。以白布纏之。陽物嵌緬鈴。或二或三。三宣六慰酋目。亦有嵌之者。男子皆黥其下體成文。以別貴賤。部夷黥至腿目。把黥至腰。土官黥至乳。塗體男以旃檀。女以鬱金。謂極黃爲美。自阿瓦以下。女色亦多豔麗。濮水關外有寺。緬夷男子。駝頭。驍勇。女亦便捷。夫死則髡其頭。不再適。得稜子男。駝頭。不著上衣。下體以尺布蔽之。女蓄髮。亦不著上衣。止以花帨圍腰下。安都魯。遮些子。皆迤西遺種。男子。藤盔藤甲。不畏刀鎗。女子。上下圍以花帨。手束紅藤爲飾。牛噠喇。男戴黑帽。有鬚者剃之。止留左畔一縷。無鬚者引髮下繫于顙。以當之。古喇。貌極醜惡。上下如漆。男戴黑皮盔。女蓬頭大眼。見之可畏。孟良子。性猛好鬪。徧體黥以花草魚鵲。其餘車里八百。老撾。總而名之。皆曰百夷。男女與六慰不異。服飾多與緬同。赤髮野人。無部曲。不識不知。熙熙皞皞。巢居野處。遷徙不常。狀類山魃。上下以布圍之。猿猴。麋鹿。皆與之遊。蓋

與禽獸幾希也。蒲人、樊人、阿昌，乃在邦域之中，雜華而居，漸變于夏，閒有讀書登片泮，納粟爲吏承者矣。

飲食蒸煮炙燂，多與中國同，亦精潔可食。酒則燒酒，茶則谷茶，飯則糯糲，不用匙筯，以手搏而嚼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自孟密而下，所食皆樹酒。若櫻樹、葉與果房皆有漿可泡，取飲不盡，煎以爲飴。比蔗糖尤佳，又有樹類枇杷，結實頗大，取其漿煮之，氣味亦如燒酒，飲之尤醉人。又以竹筍爲醋，味頗香美，惟噉酢臭惡，不堪食矣。

所居皆竹樓，人處樓上，畜產居下。苦蓋皆茅茨，緬甸及擺古城中，咸僭蓋殿宇，以樹皮代陶瓦，飾以金，謂之金殿。炎荒酷熱，百夷家多臨水，每日侵晨，男女羣浴于野水中，不如此則生熱病。惟阿昌枕山棲谷，以便刀耕火種也。

婚姻不用財，舉以與之。先嫁由父母，後嫁聽其自便，惟三宣稍有別，近華故也。其餘諸夷，同姓自相嫁娶，雖叔姪、姊妹有所不計。莽著娶莽瑞體之女，叔娶姪也。著女嫁莽應理，妹適兄也。夷狄禽獸大略如此。

治理多如腹裏土司，其法惟殺戮與罰贖二條。事情罪重者殺之，餘則量所犯之大小，爲罰之輕重也。緬人崇佛教，凡罪人願舍身爲僧者，卽止不治。莽瑞體治亦尙寬，有人犯法當死，亦不加刑，惟乘以小舟量載飲食，置于海洋之外，聽其漂沒自盡，閒亦有遇救者，然終不敢返故土也。應理性極慘刻，凡有

罪者，羣埋土中，露頭于外，以牛耙之，復覆以柴草，舉火焚之，彼自縱觀以爲樂。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閬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而三宣、六慰被擄者亦數萬，頃歲聞天兵將南伐，恐其人爲內應，舉囚于江邊，縱火焚死，棄屍蔽野。塞江諸夷，所以叛彼來歸者，皆由其殺戮太過，有以騙之也。常時肯從各酋長之請，王師進至孟密，應理之頭懸于麾下矣。主將昧于大計，有識徒爲扼腕也。

治生男耕稼，女織紉，土地肥饒，米穀木絲皆賤，故夷中無飢寒告乏者。男反好閒，女顧勞力，治外負戴貿易，以贍其夫，蓋女壯健而男萎靡也。

俗尙佛教，寺塔徧村落，且極壯麗，自緬甸以下，惟事誦經，俗不殺牲，所以鳥獸與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爲之，準古城江心一山，頗奇，上有金塔大寺，唐僧曾寄宿焉。緬甸別有支更城，上建二塔，以金飾之，其下大小寺不可數，猛別城有金塔二，金飾寺數區，別有妖精洞，可望而不可到，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曬經臺，溫古城有金塔寺，塔如阜，周圍有金飾殿四千間，懸寶旛，皆木刻，以金飾之，塔點萬年燈，塔頂遙望莽會城，如在指掌。又別有金飾塔，寺中懸莽會像，廣額大耳，扁目闊頤，貌頗魁梧，纏以布，色尙青，長衣綠錦，不揮跣足，聽往來者觀之。寺之四旁有池，有園，芙蕖花卉，四時咸秀，板古有河，名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貽記甚多，城中有積髮金臺，臺下池，池內有五色芙蕖，四時不絕，亦有曬經臺，歇涼樹，妖魔洞，緬人稱爲西方極樂世界。

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蓋其地多寶藏，商賈輻輳，故物價常平。

貿易多婦女。無升斗秤尺。度用手。量用籬。以四十兩爲一載。論兩不論斤。故用等而不用秤。以銅爲珠。如大豆。數而用之。若中國之使錢也。

城郭有雉堞而無樓櫓。孟密、準古、緬甸、普幹、普坎、得亞、洞吾、等溫、白古、馬高、江頭、皆古城也。惟擺古乃莽酋新築。然高者不過十餘尺。大不過三數里。惟緬甸、擺古、江頭、差宏闊耳。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爲漢人地方。江頭爲門十二。東入者東出。西入者西出。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夾道有走廊三十里。至擺古等溫城。每日中爲市。市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以避天雨。

器用陶瓦、銅、鐵。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人。與中國侔。漆器貯鮮肉數日。不作臭。銅器貯水。竟日不冷。江海舳舻與中國同。擺古江中莽應理僭用金葉龍舟五十艘。中設金花寶座。目把所乘。皆木刻成象頭、魚頭、馬頭、鴨頭、雞頭等船。亦飾以金。同閹器畫甚華麗。部夷船亦如之。但不以金飾也。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載米穀貨物者。隨之進退。自古江船不可數。高者四五尺。長至二十丈。大桅巨纜。周圍走廊。常載銅鐵瓷器往來。亦閩廣海船也歟。

歲時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擺古無歷。惟數甲子。今亦竊聽于六慰。頗知旬朔矣。

禮節不知揖讓。見人惟掌作恭敬狀。凡見尊貴有所稟白。必俯伏盡恭。子之于父。不命坐。不敢坐。侍側亦不敢怠忽。古傳父子君臣長幼有序。此其遺風也歟。

邪術三宣有曰卜思鬼。婦人習之。夜化爲貓犬。竊入人家。遇有病者。或舐其手足。或嗅其口鼻。則攝其

肉睡于水中，化爲水蝦，取而貨之，蠻莫之外，有曰地羊鬼，髡頭黃眼面黑而貌陋惡者是也，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臟，忤之必被其害。初聞以爲怪誕，後軍蠻莫威遠營有火藥匠與夷人鬩，已而病沒，其兄焚之，滿腹皆泥沙，軍回過張擺等，見道傍二屍如蛻蟬，詢之，乃思鬼所攝者，始知二說皆不謬也。卜思鬼惟狗可以碎之地，羊鬼貼身服青衣，自不能相害，凡入夷者不可不知也。

土產：孟密東產寶石，產金，南產銀，北產鐵，西產催生文石，芒市亦產寶石，產銀，孟良、孟連亦產銀，迤西產琥珀，產金，產阿魏，產白玉，碧玉，茶山產綠玉，干崖產黑玉，車里產貝，緬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錦各夷皆出，惟古喇爲勝。象牙諸司皆產，獨老撾居多。象牙供器，阿魏入藥，與大布、夷錦固皆非棄物，然非象牙豈無以適用？非阿魏獨不可治療乎？中國之吳棧、越羅、溫厚華美，可衣可裳，又何取于大布、夷錦哉？至若寶玉、琥珀、寒不能衣，飢不能食，取用不無騷擾，商販未免通夷，已蒙撫臺禁革，旣峻邊關之防，復抑華侈之風，誠得大體矣。

戰鬪惟集後陣，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鳥銃當前牌，次之槍，又次之象，繼槍後短兵旣接，象乃突出，中華人馬未徑習練者，見象必驚怖辟易，彼得乘其亂也。破之之術，必設疑以分其勢，設險以斃其象，出奇以搗其堅，橫冲以亂其陣。夷中本肥弱，恃象以爲強，能曉破象之訣，則夷兵不足敗也。火籠、火磚、火毬、火箭、噴筒、霧砲、九龍六龍桶，皆破象之長技，然施放必得其法，攪地龍、飛天網、地雷砲，尤殺象之巧術，而布置自有其方，誠能講究得其妙用，可以挽南滇滌炎荒之虐焰，播蘇薰，掃紫塞之瘴烟，何必扼蠻

哈而畫金沙，据姚關而阻查里，示天下弱哉。

形勝惟蠻莫獨擅。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中通千厓、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爲水陸交會要區。諸夷襟喉重地，兼以山地肥饒，一年兩收。若于此處築堡設屯，且耕且守。數年之後，將見陳陳相因，轉輸可省。流移日聚，生齒漸蕃。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寡兵亦可撤矣。且居莽賊上游，虎視六慰，虜在目中。設欲犁庭掃穴，建瓴之勢，易爲力也。次則迤西，其地上抵麗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右倚金沙。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戛、里孟、掌之兩卒土地。殆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宣之廣，寶藏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里。擺古、緬甸、司治、檳榔、木邦、兩江環帶，水陸通達。緬人不容華人由之，恐妨天朝取徑也。車里亦有九龍江之天塹，老撾倚山帶河，土地延袤，山溪險要，頗與迤西埒。人尤習于水戰，乃莽酋之勁敵。若能招徠，亦樹黨益敵之一策也。木邦自昔稱雄，爲永昌之藩蔽。惟外無可恃之險，三宣素號富庶，實騰越之長垣。有險而不知設，故年來俱被殘破。凋敝不振，反藉官兵以爲彼守禦，必須厚其生以蘇其困，養其銳以作其氣。俾能自立，則騰永之藩垣有賴，而兵餉皆可以少省矣。

古夷中自孟密以上，山多寶，蠻莫以下，地饒五穀。當國初，兵力盛時，剪荆棘爲樂土，易鱗介以冠裳。特轉移之關口，熱瘴癘毒惡，漢人難居。嗟夫，固天所限華夷也。祖宗不忍逆天犯忌，惟薄示羈縻，治以不